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的难点与突破*

白成林, 马勇军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 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责任沉重、学校规模扩展迅猛、办学过程问题丛生与专属评价体系缺失等因素, 使对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面临着目标难明晰、主体难规范、内容难区分、方式难抉择和结果难运用等困境。因此, 应明确附属学校的办学定位, 树立育人价值评价导向; 实施多元评价, 创设政家校社评价共同体; 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CIPP评价模型下的评价指标; 加强实质性评价观念, 采用综合化评价手段; 促进评价结果转化, 建立以评促建的评价运行机制。

关键词: 大学附属学校; 办学质量; 指标体系; 教育评价

中图分类号: G40-0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380(2024)04-0013-06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 of Qualit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BAI Chenglin, MA Yongjun

(Norm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suffer from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running the schools, the rapid scale expansion of the schools, the problems in the school running process and the lack of exclusive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qualit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Howeve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 cooperation is oft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such as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evaluational goal, difficult to standardize the evaluational subjec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evaluational content, difficult to choose the evaluational way and difficult to use the evaluational result. Therefore, in the evaluation,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orientation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establish the orientation of value evaluation. We should implement multiple evaluation and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community of government,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ystem thinking,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under CIPP evaluation mode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substantive evaluation and adop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ans. We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establish a operation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construction through evalu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Quality of education; Index system; Educational evaluation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山东省大学共建型附属学校合作办学现状及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22CJYJ15); 2023年度高等师范院校基础教育工作研究会一般项目“共建型大学附属学校合作办学质量评价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4-07, 修回日期: 2024-05-18

目前,全国各地均有以“某某大学”命名的附属学校,这些学校秉承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学术传统,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严谨的教育环境,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的评价,可以引导大学附属学校的价值体现,促进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从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明“为何应为”、知“有何难为”、行“如何作为”。

一、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的 “应为”背景

大学附属学校的历史久远,始终在教育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学校不仅承担着培养未来建设者的重任,还面临着规模扩大和速度提升所带来的挑战。而同时办学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在缺乏统一评价体系的情况下,教育部门对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科学评价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1.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责任愈发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运动的风吹起了创办洋务学堂的热潮,其中盛宣怀所创办的南洋公学和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均在此基础上设立了附属学校。中国现代学制确立之后,明确规定“师范院校应设附属小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应设附属小学校、中学校”。^[1]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发废除了大学预科,将其改为学院的附属学校。1949年后,人才匮乏。为响应国家建立工农兵中学的号召,各知名院校纷纷创办中学,建立了多所工农兵中学。1958年后,部分工农兵中学转为普通中学,称为附属中学。1998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若干意见》,指出各高校可以帮扶薄弱学校发展,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此时一些中小学纷纷挂牌大学附属学校,发挥着培育人才与提供教职工子女入学机会的作用,承担着教育改革的排头兵责任。^[2]

2.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规模发展迅猛

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指出“有条件的普通高中可与高等学校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之后国家相继出台的诸多政策均导向促进高校与中小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增加附属学校,所以就导致大学附属学校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还是学校类型上均呈现纷繁态势。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办附属学校的数量更是超过了50所。以山东省青岛市为例,在2001年至2020年间,以大学附属学校命名的中小学的数量增加了30所,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共建型的大学附属学校正在投入建设。这些附属学校的类型各异,既有高校与中小学双方达成协议的,也有政府、高校与中小学形成“一府两校”模式的,还有企业作为参与者融入整个办学过程的。在这些学校中既有青岛市内高校与中小学合作的,也有知名院校跨地域实现挂牌的,并且合作的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

3.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过程问题丛生

大学附属学校飞速发展也容易滋生诸多乱象。一些高校本着盈利的原则,以收取高昂的办学经费为办学的目的,导致与高校之间的“附属”仅仅停留在挂牌阶段,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效果。^[3]除此之外,附属学校中还掺杂着与房地产商的合作,房地产商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学校而抬升楼盘价格,严重偏离了附属学校的办学初衷。其次,附属学校发展的迅猛势头势必会影响当地的教育生态稳定,当地的教育评估也会受此影响。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附属学校依靠着政府的政策倾斜、大学资源的融入与社会影响的提高跻身于竞争队伍的前列,其学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内学校间两极分化的现象。最后,大学附属学校还面临着办学过程是否规范的问题。^[4]在一些附属学校办学过程中,多方人员的介入增加了办学过程的复杂性,间接引发了学校在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矛盾,削弱了办学的成效,将大学附属学校办学方向引入不规范的轨道。

4. 大学附属学校专属评价体系缺失

学校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评价体系的监督与规范,而大学附属学校的专属评价体系却呈现缺失样态,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不同大学附属学校之间缺少可以相互比较的办

学质量评价体系。集团化合作办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不适用于大学附属学校,其所面向的群体主要涵盖基础教育中的普通中学,较少关注高校与附属学校关系。虽然对普通中学的评价对大学附属学校的评价具有启发意义,但均缺乏针对性与科学性,完全照搬实为不妥。在微观层面,大学附属学校内部对于课程、教学、管理等方面内容的评价同样缺少,多数的大学附属学校原封不动地采用国家统一标准做裁定,忽略了学校中的“附属”色彩对评价的影响。另外学校与高校的协同教研、协同管理等内容不单是大学附属学校所独有的特点,也是大学附属学校发挥优势的关键,所以当地的教育部门与学校的管理者迫切需要一套评价指标体系,避免合作办学走向貌合神离的落地。

二、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的“难为”困境

在共建型附属学校的理论与实践领域中,一个明显的短板就是如何评估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共建带来的变革,在构建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时,面临着目标难明确、主体难规范、内容难区分、方式难抉择以及结果难运用五大困境。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确保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

1. 评价目标难以明晰

国家政策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学校评价的目标,但落实在对学校的评价上,本末倒置的现象依然存在。首先,过分关注利益诉求的影响。评价结果的宣传会影响一所学校的口碑,进而打破地区的生源平衡。生源数量的变化间接影响着周边楼盘的价格,使某些集体直接受益。所以教育集团和企业为在招生中处于优势,就选择评什么练什么,急功近利,“报班速成”。其次,升学压力对学校的影响。各种过线人数及批次弄得学校晕头转向,潜移默化地削弱着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此类排名导致“过线率”的数字变成了附属学校评价的金科玉律,诱使附属学校只抓成绩,忽视学校特色、学生个性发展等重要指标,将评价变成了获取教育部门政策倾斜的工具。最后,评价量剧增的影响。近年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评价,而且方式多样,测量、监测、鉴定等应有尽有,附属学校不但

要接受当地教育部门的评价,还要接受教育集团、企业的考核,增加了附属学校的工作量。铺天盖地的评价的背后是“水过地皮湿,不见收成”,混淆了评价目标的同时又失去了评价的元动力。

2. 评价主体难以规范

规范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主体是要解决谁来主导评价的问题。目前有两种评价模式较为常见。督导评价是由政府教育部门作为评价主体,目的是衡量不同区域或学校间办学质量差异。校本评价则是以学校自身为主体,目的是评价学校内部事务的质量。所以在评价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时是采用前者还是后者,是解决谁来评价的难点问题。

首先,外控督导式的评价主要由政府教育部门的“评估团队”来执行,他们在普通中学和小学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权威性,但对于大学附属学校这一特殊领域,其专业知识却并不全面。此外,教育部门很少深入了解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过程和内部事务。因此,仅仅依赖“专业团队”来评价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显然是不够的。此外,自主式校本评价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对于共建型大学附属学校而言,要求各级指标之间既要保持一致性,又要体现出层次性。由于每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合作模式各不相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也难以确立一个适合所有学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评价的真实性。当评价权力下放给学校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学校为了提升自身形象或获取更多资源,故意夸大其办学成果和效果的情况。这种不真实、不客观的评价结果不仅扭曲了事实真相,还可能对整个评价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3. 评价内容难以区分

评价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核心内容是明确“合作办学质量”。这涉及对高校与附属学校合作效能的评估,而非单纯对附属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必须清晰地界定哪些因素是学校自身发展的成果,哪些因素是由合作办学带来的改变。除了要区分学校显性指标外,评价的内容还应聚焦于一系列难以量化和评价的隐性指标。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

间都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边界关系。这种边界的厘定不仅是对事物间差异的确认,同时也是以否定的形式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在附属学校的语境下,这种边界关系尤为显著,涵盖了人事、财政、教学等多个方面。学校中的各项事务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一项成果的取得,通常是多方共同努力、协作配合的结果。这种合作可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为学校带来更大的整体效益。在评价这些隐性指标时,严谨、稳重和理性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4. 评价方式难以抉择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方式要能公正、准确地对这些学校在教育合作中的表现给出判断。大学附属学校近年来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合作期限短,部分学校仍处在摸索阶段。相较于那些底蕴深厚的公立中小学,大学附属学校在成果产出上似乎稍有逊色。大学附属学校往往是在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基础上建立的,与那些“老牌”中小学相比,起点本身就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因时间沉淀而形成的差距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弥补和超越。若采用个体内差异的评价手段,则会出现学校的教学、科研、教师发展等成果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但总体进步幅度不大的局面。如果单纯依赖个体差异的评价方式,恐怕会对其联合办学的真实质量造成不小的误判。由此看来,增值性评价更加注重大学在人力、资源和学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其核心在于评价“共建的实际深度”。而终结性评价则更看重大学支持所带来的合作成果,如办学理念、学校文化等方面的表现,其重点在于衡量这些成果的质量和独特性。所以,评价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评价的结果,怎么选、怎么评成为了评价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难题。

5. 评价结果难以运用

对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是评价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检验评价结果实用性的重要依据。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评价结果却常常面临难以有效推广和应用的困境。当前,很多学校的评价研究主要聚焦在数据采集和分析上,忽略了对结果的解释和说明。这就导致了评价反馈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较低,严重影响了评价的实际

作用,大学附属学校也深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学校管理者更看重评价结果,却不愿深入探究这些数字背后所反映的办学中的问题,间接滞后了学校管理的改革和进程。其次,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在评价过程中不可忽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评价结果的应用具有深远影响。为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笔者曾在某市一所高校与其附属的7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到546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不同学校、不同年资的教师对合作办学的期待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大学附属学校中年长的教师,他们对整个学校的发展走向不关心或者不了解,这种消沉的合作态度自然会提升附属学校评价结果转化的难度。

三、大学附属学校 办学质量评价的“作为”之路

化解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的困境,要从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与评价结果出发进行改革。应清晰界定大学开设附属学校的办学目标,实施多元化的评价策略,形成一个由多方参与的评价共同体。应坚持系统思维,基于CIPP评价模型构建具体的评价指标。应加强实质性的评价观念,运用综合化的评价手段。要促进评价结果的转化应用,建立一个以评价推动建设的评价运行机制,从而推动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1. 明确办学定位,树立育人价值评价导向

在大学附属学校的运营中,评价的核心不仅仅是对工作计划的评估与考量,更是对学校办学品质与价值的深度审视。大学附属学校,作为高校与基础教育紧密结合的产物,得到了高校在师资、理念、经费和平台等多方面的支持。这种独特的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附属学校在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科研和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显著进步,还带来了促进区域教育整体发展等多重正面效应。然而,这些附加价值虽然亮眼,但并非大学附属学校的核心使命。学校的根本任务始终是培养人,这是它不可或缺的定位。因此,在评价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时,必须首先明确其定位与功能。在评价大学附属学校之前,还应明确育人价值的重要性。当评价具

有明确的目的、主体、内容、方式和结果,并且充分体现对育人价值的追求,这时候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在评价过程中,要践行“价值先行,评价随后”的原则,让评价真正成为推动学校发展和进步的有力工具。简而言之,有价值的评价必须根植于育人这一核心理念。

2. 实施多元评价,创设政家校社评价共同体

大学附属学校作为多方携手合作的结晶,不仅关联着各方的利益,更承载着各方的期望与诉求。其教育质量的高低、办学特色的形成,都深受这些合作伙伴的影响。对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必须合作方共同参与,以其各自具有的独特视角,使评价体系更加全面科学。多方参与是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5]但仅有参与是不够的,更需要多主体的串联。为了确保串联的有效性,必须构建一个由家庭、政府、学校、社会等各方共同参与的评价共同体。首先,共同体需要明确评价的目标和范围,确保所有成员对评价的意图和重点有清晰的认识。随后,通过设计成员权威程度和评价依据量表,进行权重和角色分配,让每个共同体成员在评价过程中发挥其最大作用。在分配与评价时,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保障信息流通和反馈的及时性,同时对参与评价的成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升评价技能。在共同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阶段,各成员应设计合适的方法来获取定量和定性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如政府教育部门因其拥有各学校横向材料,所以更适合定量的评价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要确保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进来。在结果公正透明的基础上,评价结果应被整理成报告,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以便于理解和采取相应的行动。

3.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基于CIPP模型的评价指标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6]那么落实在评价中,系统论所强调的是以系统的思维去洞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避免孤立评价内容。在制定大学附属学校评价指标时,应将高校与其附属学校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高校与附属学校之间发挥功能的

合力。应全面考虑附属学校中的课程、教学、校园文化、教育科研等多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构建出多层次、多等级的评价体系。此外,还要强调整体的动态性,关注事物由一个因素引起链式变化的过程。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应嵌入CIPP理论模型,将双方的合作内容细化为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以及产出评价四类。在背景评价环节,必须全面审视附属学校的历史沿革,细致分析合作双方的共同意愿及合作规划的合理性;在投入评价方面,要着重考察师资团队的构成与质量、资金的投入与使用效率等方面;过程评价则关注制度建设的完善性、课程与教学的质量等;最后,在产出评价环节,要综合考量学校的集体荣誉、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等方面。整个评价过程需以整体视角进行,力求挖掘哪些因素是由合作办学引起的,哪些成果是学校自身带来的。

4. 加强实质性评价观念,采用综合化评价手段

目前,对于大学附属学校的评价,数量种类繁多。但仅依赖表现性的评价手段往往会使评价的标准外移,缺乏独立性和客观性。为了真正衡量大学附属学校办学的质量,需要加强实质性的视角。同时还应该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各种评价方式之间做好平衡和综合,达成各种评价方式的价值共识。^[7]首先,应设计整合性的评价框架,该框架应同时包含表现性评价和实质性评价的元素,并在此基础上为两种评价方法设定相应的评价指标。数据收集应涵盖定量和定性数据,以支持两种评价方法。为了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可以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如实验设计、案例研究、德尔菲法等。对不同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权重分配,以反映它们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在分析与综合阶段,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综合两种评价方法的结果,形成全面的结论。系统论的参与对于形成全面的评价至关重要,要确保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过程,并提供反馈。为了确保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敏感性分析、专家评审等方法进行结果验证。应将评价过程和结果整理成报告,清晰展示评价的发现和建设。

5. 促进评价结果转化,建立以评促建的评价运行机制

对于大学附属学校的办学质量评价,其结果不仅客观反映了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更深度揭示了合作办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优势。将评价结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加以应用,是推动评价结果促进学校建设内循环的重要机理。首先,必须全面、深入地理解评价结果的内涵,以明确其实际表现水平。同时,还需加强对评价结果的解读,深入剖析指标背后所蕴含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办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次,建立优胜劣汰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对重合作形式而轻合作成效的大学附属学校予以警示,对办学成效差、效率低的大学附属学校予以通报,实现大学附属学校办学的优胜劣汰,引导合作方进行实质性合作,提升办学质量。除了政府部门自己组织的考核与评价以外,政府还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评价,对大学附属学校办学进行评价与监管。最后,需要强化评价结果与对策的共生机制。^[8]通过深入研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形成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各职能部门需积极发挥创新思维,灵活调整和优化对策。对于已验证有效的策略,要继续执行并不断完善;对于尚待完善的策略,要及时修订并改进;对于全新制定的策略,要力争早日落地实施,共同推动合作办学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参考文献

-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703.
SHU Xinche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Volume (II) [M].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61:703.
- [2] 刘世清,朱仙美. 从利益互惠到文化引领: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价值转型与优化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1):51-55.
LIU Shiqing, ZHU Xianmei. From Mutual Benefits to Cultural Leading: 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filiated Schools of Universities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2018(1):51-55.
- [3] 刘庆宇,马勇军. 大学附属学校办学热现象与冷思考[J]. 上海教育科研, 2022(9):12-18.
LIU Qingyu, MA Yongjun. The Hot Phenomena and Calm Thinking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J]. Journal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2(9):12-18.
- [4] 赵健. 大学附属学校的历史传承与转型发展[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12):8-15.
ZHAO Jian.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Affiliated Schools [J]. Research 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17, 37(12):8-15.
- [5] 石中英. 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 教育研究, 2020, 41(9):4-15.
SHI Zhongying. Returning to the Ontology of Education — A Probe in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0, 41(9):4-15.
- [6] 程宇飞,李军岩,范尧. 我国学校体育教育评价本原的理论遵循、迷思困境与实践路向[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3):81-90.
CHENG Yufei, LI Junyan, FAN Yao.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e Path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Sports Research, 2022, 36(3):81-90.
- [7] 温丽华,郑茸,旷永青. 系统论视域下高校“三全育人”的要素构成、影响机理及实践路径[J/OL]. 系统科学学报, [2024-03-1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4.1333.N.20230913.1506.002.html>.
WEN Lihua, ZHENG Rong, KUANG Yongqing. Analysis on the Elemen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 of "Education by All Members, Overall Process, Comprehensiveness"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J/O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2024-03-1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4.1333.N.20230913.1506.002.html>.
- [8] 陈春法.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结果应用探讨[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3, 31(5):137-139.
CHEN Chunfa.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Employment Qua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J].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2013, 31(5):137-139.